

新笔记小说系列

风情 笔记



林斤澜 著

中国的笔记小说是小说大河的
源头小溪，原来也归入大河，可又保
留了自己，有时不绝如缕，有时分蔓
如网。

林斤澜



主编：王立

安徽文艺出版社

风情笔记

林斤澜 著

新笔记小说系列



风情笔记

林斤澜 著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字数:310,000

版次: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63-3/I·1356

定价:14.9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梦外篇

1. 丫丫没有娘	3
2. 水井在前院	7
3. 忽闻声如雷	10
4. 忽闻声如雷	11
5. 忽闻声如雷	14
6. 打杂	16
7. 倒毛	18
8. 顺竿	21
9. 电话	25
10. 枪声	31
11. 白脚	39
12. 变脸	43
13. 中间	47
14. 毛手	52
15. 经理	57

16. 首长	59
17. 吃吃	61
18. 月夜	65
19. 烂桃	69
20. 叫卖	73
21. 三阿公	76
22. 问号	79
23. 微笑	84
24. 绝句	89
25. 法币	95
26. 木雏	102
27. 梭鱼与鲛鱼	106
28. 起名	109
29. 谢恩	112
30. 姐弟	114
31. 表妹	118
32. 同学	122
33. 父女	127
34. 酒友	130
35. 过客	133
36. 种树	141
37. 记录	144

似梦非梦

38. 殷三槽	153
39. 童三狼	171

40. 岑三瞎	191
---------------	-----

桥内选

41. 溪鳗	211
42. 丫头她妈	222
43. 袁相舟	232
44. 车钻	287
45. 小贩们	298
46. 笑杉	311
47. 章范和章小范	321
48. 舢舨舟	331
49. 憨憨	348

梦
外
篇

丫丫没有娘

丫丫没有娘，跟着爹在破窑里长大。

有说她娘跟野汉子走了。有说她娘叫人糟践了，跳崖死了。两个说法都说她娘俊，水灵，耀眼。

她爹当爹又当娘，一心扑在她身上，虽说住破窑，也没有好的有赖的，总不会让她成天饿着，鞋袜也总还有得穿有得换季。

爹也有脾气，一死儿一字儿不提娘，有回丫丫耍赖撒娇非要问个底儿透。

爹喝道：“你是天上掉下来的。”

丫丫还问：“是天上仙女扔下的吗？”

“是。”

“仙女什么样？”

爹随口说：“珠冠凤袍呗。”

丫丫早就听说娘俊，娘水灵，娘耀眼，可摸不着这些个到底是什么模样？一听说珠冠凤袍，那是年画上见过有了底，就愣着眼去描那俊，那水灵，那耀眼。

“丫丫，你还不顺心？”

“顺心。可我还想还想……我不想了。”

“那就别愣着。”

“让我稍稍再愣愣。”

村里的小伙伴里，有个放牛的小小子，让牛啃了村长大侄儿家的几口庄稼。小小子的娘急了，举着笤帚疙瘩，追着小小子打。小小子白了脸，满村儿跑，一声不出。那娘嚷得石头子儿蹦起来，她捡起石头子儿打过去，嚷得柴禾棍儿闪开，她抓起柴禾棍儿砍过去，就是手里的笤帚疙瘩还在手里。可嚷得可村儿聋了，就是要可村儿耳朵起茧子。

丫丫不明白，心想：这叫娘吗？什么娘！

冬天，女孩子们找个背风角落，边晒太阳边跳格子。有个小毛丫头还光着脚哩，脚背跟冻茄子似的，脚趾头糊着脓血嘎巴。孩子靠着墙站着，右脚踩在左脚背上，一会儿，左脚踩右脚。是倒着脚取暖，可不知是眼一错还是怎么的，这女孩子成了一条腿一只脚的怪物。

丫丫心想：这是有娘的，这叫什么娘！

凡邋遢的、窝囊的、胡咧胡吡的、低三下四的娘们，都叫丫丫想着：这还叫娘哩，我才不叫。

小伙伴们也有起哄架秧的时候，对着丫丫“没娘，没娘，没娘”堵耳朵般叫喊。丫丫也“有娘，有娘，有娘”，直嗓子叫得山响。小伙伴们又叫“娘呢，娘呢，娘呢”，丫丫噙着眼泪叫着“天上，天上，天上。”过后扑在爹怀里大哭，她爹劝道：

“你不会说不要。就是不要，不就挺好。”

丫丫也想着是挺好，可心里止不住空空的。心里一空，倒也没有眼泪了。

村里当爹当娘的指着喜哭的孩子说：“你看丫丫，成天不哭，天塌下来娘没了她哭过吗？”

10岁那年，丫丫她爹砍了一抱花椒树杈，削成浑身鼓包的长杖短棍，带着丫丫下山上集赶庙会，摆摊吆喝着：“花椒棍哟，热性子哟，去风去寒去湿去邪哟……”

丫丫走开5步，看看卖刀的对着刀刃吹头发，看看卖耗子药

的一地老少耗子……赶回来，爹没卖掉几根。再走开10步，看看一碗碗凉粉，红糊糊的辣子，看看包馄饨，一刮一捏一个…再赶回来，才卖掉一小半。再走开走开，不觉跟上了一股子人流，挤进一个门洞，火光点点，青烟黄烟滚滚，原来是一个庙。丫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柱子、旗子、幔子，这么大的香炉冒烟，这么多的蜡烛流油。磕头的挨着磕，上香的挤着上，丫丫站不住脚，往哪边闪都是动弹动弹的胳膊腿。看见了木鱼咧着大嘴：哆、哆、哆……锵的一声，看不见是谁敲响什么。抬头看佛，烟雾昏昏沉沉，斗大的金脸，仿佛要倒下来。啊，丫丫啊丫丫，是不是走到了老人们说的阴阳交界了。多少爷爷奶奶，多少个娘，走到这里，都不会大声说话，又都不会不说话，嗡嗡嗡嗡嗡嗡……

丫丫迷迷瞪瞪出了大殿，飘飘悠悠朝后边走，忽然眼前是个小院，一个小殿，顺脚跨过高门槛，咦！没有人吗？有两三个人吧。一个老师父坐在供桌边上，是睡着了？是木头了？还是吓着了？有人磕下头去，着地，贴在那里，是不起来了？还是起不来了？蜡烛不晃，香烟不散。红绸直直，黄缎横横，里面的菩萨静静坐着，头戴珠冠，身着绣袍，弯弯眉毛，细细眼睛……丫丫忽然明白，这是娘娘。在年画上在月份牌上在什么什么地方见过。

娘娘才叫俊哩！

这里好静。

娘娘又白又红，雪白艳红，这不水灵？这不耀眼？

啊！这可罪过了不罪过？

娘娘眼睛细长柳叶一样，无风也会颤颤。眼珠墨黑，不动也还闪闪……啊，颤颤的闪闪的是盯着丫丫呀！

这里疼！

丫丫猛退几步，到了门槛边，又猛的转身，娘娘还盯着。往东走几步，娘娘的眼珠跟着丫丫。索性走到尽东头，没错，娘娘跟到尽东头，这是怎么了？这是为什么？丫丫还要试一试，回头贴着

门边走，万一紧急也好跳到门外去。一步一步走到尽西头，娘娘的眼珠的确盯着步步盯到西。丫丫也蹶起来了，索性转身再走一趟，娘娘一眼也不眨，一直微微，亲亲，迷迷，跟着丫丫来丫丫去。

丫丫又走到尽东头了，禁不住全身哆嗦，大叫出口。

丫丫听见了自己的叫声，仿佛山那边河那边天那边的回音，叫的是什麼？真真是一声：

“娘！”

从这往后，丫丫长大，成亲，养儿，抱孙。翻山越岭，风吹雨淋，蒙冤平反，跌倒爬起，生离死别，天灾人祸……都会看见娘，她的娘戴着一串串闪亮的珍珠冠，穿着一团团金线绣凤的大红袍，俊哩，水灵哩，耀眼哩。有娘在，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有了主心骨。只是自己做了娘后，觉出来娘娘和娘还是不一样，隔着一层什麼，这时也有了半点文化，叫道：

“这是母亲。”

水井在前院

水井在前院，厨房在后院。

叔公和大媛用一个大木桶一条扁担，把水抬到厨房水缸里，这是日常的工作。叔公虽是老人，抬水还是腰板挺直的。前院后院住着本家五六房人家，叔公帮大媛家做做粗活，一月也拿点“零用”不叫做工钱。大媛从小上学，年年升级，到了中学毕业，却闲住家里快一年了。若到外地上大学，眼前的家境，母亲算来算去“培植”不起。若在本地求职业，一个中学生没有专长，有专长的也还要有门路。母亲想着这个世道真叫艰难呀，不上不下的人家更不知道是艰难还是尴尬呀。

新近有个机会，工商局招考实习生。大家都说是金饭碗，只怕百里挑一都不会，要千里挑一了。母亲叫大媛关起门来准备考试，家事墙塌了也不管。

一条扁担，叔公在前大媛在后。大媛才十八九岁，身体正当发育起来浑身哪里也圆滚滚，扁担一上肩，轻松叫道：“快走。”

“放下放下……”

母亲赶过来了，挥手叫大媛走开，眼看大媛进了屋里，才拾起扁担搭在自己肩头。叔公疑疑心心走慢步、走小步、走不忍走……

母亲虽才 50，早已发福肥胖。半生操持不上不下人家，用心

多，用力少。粗重的抬抬挑挑，从小没有做过。一是用不着做，再是讲究面子避免做。

叔公个头不算高，却比母亲高一头。那大木桶的分量，多半压到母亲肩上了。母亲家常穿旧旗袍，开衩只开到小腿。一双“放大”脚——缠过放开，只可“外八字”。衣衫和脚骨都走不开抬重担的步子，全靠扭动身体帮一把，又一身肥肉顶多绷紧扭也扭不成样子。

才几步，叔公叫放下。本想说大媛半点也累不着。看看母亲脸色，只要母亲在前他随后，好把木桶上的绳子撸到自己胸前，伸手抓住绳子不叫滑回去。母亲稍微轻松一点了，她早准备好一个笑容挂到脸上，一路遇见本家三姑六婆四姨七嫂，才听见一声啊呀哟的，不管人家说什么，就自笑自话：

“好走好走……”

“不重不重……”

“一回生两回熟……”

前院和后院中间，有一条尺高门槛，平时母亲走到这里，总要斜过身体，让旗袍衩口朝前，正好把“放大”脚横着过去。这回抬着桶，门槛竟是关口，肥肉紧绷更加紧绷，要斜身像扭，要扭身像斜，放大脚一横还没有落地，就往前踉跄，大木桶磕着门槛，叔公赶紧一蹲，桶才平安落下，母亲脸上的笑容也落下来了。叔公说：

“下回找两个小桶，我来挑。”

母亲觉得前后左右都有眼睛如电光射过来扫过来，赶紧拾起笑容再挂到脸上，伸手去够桶把，像要提它过关。叔公已经两手一抢，不过叔公也老了，勾着腿，像挪坛子似的左摆右晃挪进厨房。

母亲坐到屋里休息，一放松，汗水统身钻了出来。大媛悄悄走到母亲身边，拿一把蒲扇轻轻扇着。母亲喘着，话不成句：

“你去、你去、功课、功课……”

“妈妈，让我抬抬水，也好歇一歇，好比磨一磨用钝了的脑筋，磨刀不误砍柴工。”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万一要查肩膀头？妈妈，你听了闲话了吧？那是前清考功名，查手掌心查肩膀头，挑担的抬轿的都不要……”

“有个疤、也要、挑出来……”

“妈妈，那是军队考飞机兵，怕飞到高空旧疤裂开来。妈妈，只怕你自己也说不清，怕的是……”

“怕，怕，怕……”

“怕考不上，说不出口，怕口彩不好。”

“怕，怕，怕……”

“怕万一。前清的一句话，也是万分之一，你就拼老命，去抬水。”

“你还小，不知道当妈的……”

“我知道，这就叫母亲！”

忽闻声如雷

“……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请记住这四个平凡又奇特的字）；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波万丈，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

蒲松龄老先生这不足 200 个字，写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写得天旋地转，别人多少字也还奈何不得天和地来。不过省俭字数，不免撇下些情节。

比如“方知地震，各疾趋出。”其实赶快跑出房子来的，是几个吃酒的男人。有一个男人跑出几步，回头一看，“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此真非常之奇变也。”就在这“奇变”的一刹那间，这男人看见了他的女人，也“疾趋”，但不是跑到外头来，是“疾趋”往里，抱起里屋床上的孩子。刚抱起来，房子又仆，再也不起了。

男人不能够忘记这一刹那间的“奇变”，把那“仆而复起”的景象越回想越透明，每每说给别人听，也说给自己听，说他的女人比他好，说道：

“这是母亲！”

忽闻声如雷

老托尔斯泰“编定”的“一个俄国农妇自述”，楚楚动人。这位俄国农妇的丈夫，因生活穷苦偷了头牛，判了流放西伯利亚。农妇不听亲戚邻里的劝告，带上4个孩子，坐囚车，随着男人的铁链镣铐，由监狱到监狱，走向冰天雪地。丈夫不壮健，又赶上翻车受伤，病死在中途。农妇身边也死了个孩子，当地有的俄罗斯商人无后，再三要求留下个男孩。农妇不答应，千里迢迢，独自带着3个孩子回到家乡……

“……把我的孩子们送进医院，叫我同去。”

管理员问我们的话，那里有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卧着，散披着头发，双眼暴露，叫唤些不能懂的音调。

管理员问：‘哪里有空床？应当有张床来着。’

‘贵人，没有了，都占满了。’

‘应当腾出一张来。’

‘那边那张床上，那个女人快要断气，这不腾出个位子来了。’

我们朝管理员指点的地方看去，床上挺着一个女人的尸体。

管理员说：‘去啊，快去啊。’

随着有人拖着尸体到隔壁房间去了。这位死者是上年纪的女人，头发已灰白了，头下垫着一块砖头。管理员向我们说：